



尋鹿野忠雄的桃色之夢——曙鳳蝶(上)

● 呂昇陽*

鐘鼎山林各有天性，每個人的美夢都不一樣，對二十歲的鹿野忠雄（1906-1945？）而言，一隻翩翩的「曙鳳蝶」就可召喚他進入超塵絕俗的綺麗夢境。1926年（大正15年、昭和元年）7月，他自台北高校來到宜蘭羅東，第一次踏上意味著開始進入台灣深山的「埤亞南越嶺道」（羅東一霧社），他在後來的文章中款款述說了初見曙鳳蝶時的心情，他說：「最初在太平山俱樂部與神代谷之間的森林裡，望見曙鳳蝶，還以為是在作夢呢。……當牠從綠林中以桃色之夢的身影，翩翩飛出時，那真是臺灣昆蟲觀察裡，絕不能錯過的一幕。」²



* 呂昇陽，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² 鹿野忠雄：〈ヒヤナン鞍部縦走によりて得にる蝶類〉《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八十八號，（1927）。轉引、節錄自劉克襄《流火——鹿野忠雄的台灣養成》，台北市，玉山社，2024年。頁225。



當年輕的鹿野忠雄以桃色之夢的身影來形容曙鳳蝶的翩翩舞姿時，他可能作夢也想不到，他所輕輕勾勒的「桃色之夢」，在歷經百年之後，竟在一些蝶友（尤其是鹿野的粉絲）心中仍存有一種魔力的召喚，不辭千里的跋涉就只為一睹曙鳳蝶的翩翩風采。我嘗思索著，典型在夙昔，如何真正做到「尚友古人（鹿野）」？也許努力地去親證他眼底的依戀是一種既浪漫又有效的方式。

鹿野忠雄是何許人也？如果只是個凡夫俗子，我想也不會有人執著的想去追尋他的白日夢。鹿野忠雄是台灣登山史上第一個神人級的人物，一個年紀輕輕就已發光發熱的天才，他的登山不只是體能與勇氣的展現，在他的《山、雲與蕃人—台灣高山紀行》³等作品與各類期刊論文中，我們看到了他對台灣山岳，特別是高山的地理與內涵，包括冰河圈谷等地質構造和地形、森林分布、動物、鳥類、野花、蝴蝶昆蟲以及原住民文化等等的深度探索與豐碩成果。

雖然我很早就惦記著鹿野的這個桃色之夢—曙鳳蝶，但感覺上卻總是「終隔一層」，因為我除了幼時田園菜圃的白粉蝶以及公園的大鳳蝶、青帶鳳蝶外，實在也沒認識過幾種蝴蝶。可是這個模糊的夢境卻在這兩三年來逐漸的明晰起來，因為為了觀察排灣族、魯凱族的神鷹—熊鷹，我在高雄藤枝的山區蹲點了兩年多，隨著春夏秋冬的林花遞轉，隨著蝶兒趕赴一場場的盛宴，我也因此獲得不少隨緣觀察蝴蝶的機會（尤其是七、八月間將所攀附的樹木拂了一身還滿的多年生藤蔓—「漢氏山葡萄」的繁花盛宴）。而當今年（2025）的五、六月間，在我初次針對台灣原生種蜜源植物—「冇（音，某）骨消」花季的觀察中，意外的發現光是邊坡一區約十公尺見方的冇骨消花叢，竟然就可以把這一帶山區幾乎所有種類的鳳蝶如台灣琉璃翠鳳蝶（如圖）、台灣鳳蝶、台灣白紋鳳蝶、白紋鳳蝶、台灣麝香鳳蝶、大紅紋鳳蝶、烏鴉鳳蝶、寬青帶鳳蝶、綠

³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註：《山、雲與蕃人—台灣高山紀行》，台北市，玉山社，2000年。又，《山之雲と蕃人と—台灣高山紀行》日文原著於1941年（昭和16年）出版。被譽為日本三大「山岳名著」之一，參見上述中文譯本的〈鹿野忠雄年譜〉，頁284。



斑鳳蝶甚至是不多見的黃裳鳳蝶等等約二十種鳳蝶都吸引過來。原來鳳蝶們都愛有骨消那如繁星聚繖的小白花，尤其是點綴其間的橘色蜜腺杯。

當我清楚的觀察、拍攝藤枝中、低海拔山區（約 700—1400 公尺）的各種鳳蝶之後，量變產生質變，於是莊生曉夢迷蝴蝶（李商隱），從此我的心田開始有各樣多采多姿的蝴蝶翩翩的飛舞了。然後，當時序來到曙鳳蝶大發生的八月，我對曙鳳蝶所召喚出的桃色之夢便開始有了沛然莫之能禦的嚮往。

然而在滄海桑田的百年之後，我又該向何處去尋訪這隻被鹿野忠雄界定為「高山蝶」的曙鳳蝶呢？我人生第一次深刻體會到《禮記·學記》所謂的「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的困境，是近十年來從事自然生態美學觀察之後才有的感觸，因為我一直嚮往莊子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獨來獨往的結果就是沒有半個蝶友，如此也就不知蝶點秘境的內線消息，而只能靠自己透過搜尋各種相關的新舊資料（例如「台灣蝴蝶攝」等臉書社群）來試圖拼湊出曙鳳蝶蝶點的蛛絲馬跡。總的來說，當今比較可能看到曙鳳蝶的地方就只剩清境農場以上的梅峰到翠峰一段，以及中橫公路大禹嶺到梨山一段與碧綠神木一帶。（待續）



